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强齋集

目録

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陳德基

强齋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臣等謹案强齋集十卷明殷奎撰奎字孝章

號强齋崑山人洪武初以薦例授州縣職以母老請近地除咸陽教諭卒後門人私謚曰文懿奎受業于楊維楨之門學行純正為當時所重是集乃其門人余熂所編詩文雜著凡九卷又益以其交游贈答詩文暨行實墓誌為十卷附刻于後元明之間承先儒篤實之餘風秉開國渾樸之初運宋末江湖積習門户流波湔除已盡故發為文章雖不以華

美為工而訓詞安雅亦頗有經籍之光如奎等者在當時不以文章名而行規言矩學有根柢要不失為儒者之言視後來雕繢之詞乃有逕庭之别矣是集刋于洪武十五年崑山儒學訓導錢塘陳振祖為之序其文亦樸雅可想見一時風氣云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强齋集原序

强齋殷公以明經潔行著郡邑雖小夫婦人知其為君子也要其志固不欲以文章名後世者而其文又皆温潤縝密動合矩度豈所謂有徳者必有言歟公自始學卓然有立志不遷於流俗中間閲歴世故起為百里師辭府縣職而間關數千里典教關陜天之勞其體以昌其氣苦其心以大其名不但為其文也而文亦隨之故入關以來其文落落有竒氣惜不假其年而止於是耳

蓋公天性純孝毋老不逮養憂慼之意不忘於一飯頃也竟以是而隕其生其學行其出處其死生可謂瑩然無瑕者也噫世復有其人耶新安余熑嘗從先生學洎較藝京師擢居近侍貴顯矣而尤不忘其師及再居憂鄉里則纂集先生詩文若干篇而請序於予予忝與强齋同事胄學知强齋者莫予若也强强齋篤志古人學於六經無不考尤邃禮春秋其入關也即邸舍畫道學統緒圖以寄書來每以講學窮理為事則其著述有關於

理學者固不止此也公名播關西學者宗仰意必為好事者之所持去是特其僅存者耳知强齋者求之於是編之外可也公名奎字孝伯吳郡崑山人洪武十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甲申日崑山縣儒學訓導錢塘陳振祖潛夫叙

强齋集卷一

明 殷奎 撰

序

殷氏譜序

殷氏之先出自虞司徒契商頌所謂玄王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封之商姓之曰子氏契十四世履代夏王天下是為成湯傳十六王至盤庚改號殷又十一王而殷亡

周封帝乙元子啟于宋以奉殷祀諸王孫以國氏者曰殷氏漢有處廣川者曰忠事董仲舒為穀梁春秋處東海者曰嘉受易於京房處琅琊者曰崇受書於陳翁生嘉崇為漢博士曰謨居鴈門守節不仕新莽世其後蜀郡有參汝南有子徵有陶並見漢書吳零陵太守禮家雲陽生無難督基基二子巨仕晉為交趾太守祐吳國內史然皆遼濶莫能譜可譜者獨陳郡長平族最著起漢季下屬於唐為世十七然亦畧矣唐三百年聞人雖

多而世次史不皆具五季之亂士族家牒又盡亡洎宋
諱宣祖更之以他氏殷於是乎不顯吾家在宋為戴氏
先世居嘉興之華亭事久遠弗能悉自諱萬府君以來
稍著于傳聞至諱潋府君而宋亡矣乃復姓殷氏然今
亦不敢上附于長平之世更著華亭以自别蓋疑之也
疑之斯闕之矣雖然必列長平於前而不敢遂去之者
又愼之也愼則不忘疑則不誣惟疑與愼尊祖敬宗之
道殆庶矣乎於是既考前史以譜長平復斷其可知者

以譜華亭而各為圖其首貽諸族人昆弟使知親疎遠近一本於其宗庶幾仁孝之道可以交修而互勸不至遂為塗人云爾

松月軒詩序

會稽天下佳山水賢士大夫自晉以來樂居之松月道人常漫仕其間尋幽賞勝無秘不抉往往濯若耶嘯天姥尋謝傅之東山探太史之禹穴而弔越棲吳沼之遺跡矣既乃結草堂於山陰之麓春之旦秋之夕松雪洒

衣山月墮地浩歌長懐興酣意得舉天下尤物無以奪之因以松月為之扁於是山水之佳足乎一室之内而不覺夫千岩萬壑之若遺也暨乎扁舟西泛卜築崑丘之陽開軒對客舉酒相屬曰是吾舊時松月也吾豈以易地易吾趣哉雖世異時移吾松猶不改節吾月猶無消長也於是仍名之曰松月之軒夫松之與月高伉清泠非有娥媌靡漫鼉聲綽態可以移人意者而嗜之之酷樂之之無厭如此吁是未可使衆人識也夫無味之

味天下之至味也無音之音天下之大音也世徒知夫可喜可樂之在物而不知其內不足也內不足者外恒重外愈重而內愈輕矣是以為物玩也古之君子不恃物之不我玩而恃已之不可玩道人趣尚高逸舍衆人之好而獨好已之好庶幾非待于外而自足隨所遇而皆得者君子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亦若是而已不然山水之娛人往而不能返不既荒吾志乎於是邑之賢士相與作為歌詩題其屋壁而屬予為序既復繫之

以詩曰耳目之玩玩不如適之宴宴志慮之怦怦不如逸之休休注瓦者侯注金者㫡彼荒是務秪以自劉孰與松與月也其節不渝其明孔昭以息以遊其樂陶陶噫非若人吾誰與儔

送崑山教諭陶先生去官詩序

國家科舉得人之盛無愧前古其魁天下者又多貞亮死節之臣自用兵以來若李黼之死江州余闕之死安慶李齊之死高郵其行事聲蹟炳煥峻烈至今焯焯在

人耳目而一時遊其門者亦皆偉傑奔放落落奇士若陶彥植先生其一也先生生當太平盛時居通都大邑嘗及接見國初諸老殫見洽聞一時輩行多所推許既而遊歷齊魯梁宋秦趙之郊觀光上國以功名自許下視富貴謂不足取然卒負氣不苟合即自放於詩酒間一遇隕穫無聊則必狂歌痛飲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李公之守高郵使以幣招致先生率諸子師事焉遂相與為知己高郵陷李公以節死先生狼狽南走漂泊吳

門流離困踣而氣不少衰時大臣有知其才憐其貧且老者起為教授崑山間與予言其生平出處梗概未嘗不高李公之節感知己之難為之太息流涕也始先生來崑山人謂非所宜處先生不以一官為少不以一州為隘而以學校教化為己任尊禮儒賢汲引後進歘然若有所不及諏經論史至負亮死節忠義之事諄諄為諸生言之則先生平日操履激烈奮發所以見知名公大臣謂之偉傑奔放落落者豈不賢遠於人其視世之

市道交所謂生死不相背負一旦患難則棄去若未始相識者聞先生之風寧不少恥哉先生今受代且行州人楊方悉采大夫士所賦歌詩聯為卷軸而屬奎為之序因為著其志節之大者如此將使讀者有所激烈奮發焉爾至正廿二年夏四月既望州人殷奎序

送曇瑞師詩序

人才與世相隱顯遭世之治雖異時胥靡魚鹽飯牛屠狗之徒悉出為天下用其衰也則賢士秀民往往自託

於方外輕世肆志以為高至毀形廢倫絶物而不卹雖其跡則然其中固有太過人者視夫幸名爵饕禄利逐逐然以相軋忍決其性命之情者奚翅相千萬哉士固有甘為此而不屑彼者雖聖人有不棄也若吾夫子於衛荷蕢楚接輿沮溺丈人是已晉宋以來賢士大夫類多與浮屠人遊如許詢之於支遁陶元亮之於惠遠韓退之之於大顛文暢皆濶畧其跡而不遺其内豈亦有所概於衰世之志者乎崑山有曇瑞師者雖入於佛而

不外乎儒遁其迹介焉而弗汚足乎内泊焉而無慕然獨喜為歌詩以發泄其志意斯亦輕世肆志自高而不屈者之所為也常熟去崑山百里而遠州大夫龔其風而薰其善虛法寕之席移文而迎致之夫豈徒然哉必其有感於斯世之偷靡貪溺欲得一世之高士以大矯乎流俗而風切其人其意固有在矣吾儕之與遊者咸作為歌詩以惜其去而授簡於余俾為之序予聞海虞之山有常建皎然諸人之作遺音寥寥千載誰賞師往

從其賢士大夫遊必有所發泄以焜燿乎遐躅尚寄我其偉特者至正廿四年二月十又三日殷奎序

送蔡教授詩序

至正廿又五年春三月崑山教授蔡先生秩滿且去其校官弟子員咸投業廢書遮道願留而先生歸志浩然竟挐舟西上於是相率奔走往送于郊眙望躊躇情不能已聲嗟氣嘆形於詠歌于時大夫士苟在列者莫不喜諸生之慕義而美蔡先生之能教也既而兩齋生衰

其所賦詩凡若干首別為卷軸而謁予序引予曰天下學校自用兵以來廢者十八九獨吳中郡邑絃歌之聲不少輟雖間遭兵燹亦皆興起務為加隆斯文耿耿不絶如綫此其扶植愛護所以為一世綱常計不知者往往為迂遠而不務也今先生道光於師儒愛存于生徒再至崑山始終四年有德有儀可則可傚教道斯彰禮順克化諸生遠邇來遊來歌步趨圜豚誾誾秩秩善教樂育可謂兼至耳矣則夫睽離濶別之際眷顧徘徊嗟

嗟不足固其情也然播之聲詩貽諸好事亦足以彰斯文之未墜而因以少見吾邦士風之美矣予也忝處師屬薰炙德義既親且久其受教不在諸生後其序之也固宜於是乎書

城南小隱眞率會序

悅堂大禪師顏公以二月之望結客若干人於崑山之城南小隱爲眞率之會奎聞而作曰嘻吾州異時風俗之懿老老賢賢前規後隨上安下勸鄉飲月約燕遊賓

客合并賦詠流播所以同其休洽暢其和樂者數十年猶一日也兵興生聚𦍒耗海鈔狎至冠壤在望屯結保聚晝警夕邏否或俘羸長驅銜輿逐騎父子昆弟且不得相養而奚暇乎禮義之文廼今驟聞其事承平舊觀動在耳目能不茫然而長思跫然而深喜也耶匪風下泉君子以為亂之可治吾於是會亦云是會也月為一集日以朔望酒止三行侑以果餌嘉蔬樂以琴絲壺矢儉而有度簡而有文而年未及六十家三里而遠與夫

有官府職業之守者皆不預焉此其所以為眞率也顏公耆齡卲德志趣高雅位冠五山退尋舊隱其為此會庶幾如淵贊寧之風致而諸君子亦皆一鄉善士嘉言曠度足以表抜乎流俗安知後來者不健羨吾今日城南小隱如普明妙覺之陳迹也哉既而孫公吉卿俾序其事奎齒少儻因不腆之文託名其間斯為幸矣其奚辭若夫諸君子之姓字年壽則具列于左方至正廿有六年丙午歲春二月丁卯州人殷奎謹述

送陳季子詩序

古之人以行道濟時為心故學優則仕然仕可也不仕亦可也其才可仕而其身可不仕也明體也誠已也正人也其少長之所學習也有司者時其可仕也選諸里舉諸鄉進諸朝而仕之矣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仕而處飲吾井食吾田樂吾道則亦無不遂也今之世則不然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不仕而處也其身或不釋於凍餒之憂也今古之不齊蓋其勢然也生乎

今之世而得行古之志有可仕之才而能樂不仕之身者必夫卓然特立之士哉豫章陳季子先生其人也異時朝家熙洽宇内寧謐先生居下里含負其才器思得一用世即北上京邑以策干諸公貴人久而無所遇廼東遊齊魯南走吳會而天下兵作矣東南大諸侯知其有仕才也持重幣物色寘賔館業處以膴仕而先生不屑也居無何即引而去之既又遯於三江之東五岡之外隱居教授將終身焉先生之才可仕而其身能不仕

可謂卓然特立之士非歟吾儕與先生處者重惜其去咸為賦詩以餞而倩予序首予聞外岡地氣清淑徃年米南宫曽至其處題詩楊氏怡軒中龔立道父子居黄姑其地葢密邇今先生主龔氏豈其族耶必其中多秀民知讀書能考德問業有可造就者先生徃焉以詩書道義淑其徒是亦為政也焉用仕

送施提舉雜造司序

國有六職工居其一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武備之不可

無也尚矣智者剏物巧者述之百工之事皆聖者之作也器用之利先王賴焉材美工巧其器乃良和之弓兌之戈虞人之殳戕良於人者也魯之削鄭之刀宋之斤吳越之劍器良於地者也桃氏為劒函人為甲廬人為殳矛弓人矢人之為弓矢皆良於官者也人不世出地不國兼良之者其官乎今樞密雜造司則周官之弁也倅車施侯監市征於吾州者三年矣政府稱之曰能命副提舉於是司吾知施侯能良於其官矣才敏而用裕

物練而識周堅甲絜衣長鍛鋑戟利矢勁弓材之美工之巧於是乎在矣兵法不云乎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昔人亦謂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可及遠為將不省兵之禍侯今良於官則器足用將卒足恃以守則固以攻則破其功可少哉侯上官庸書此以為序

送童彥恒之無錫詩序

古者州郡屬吏緜曹史而上皆其長所自辟署茍其長之賢則一府之中左右前後無不皆賢故其官易以治

今也則不然官天下之士于銓曹雖州縣屬吏亦用舍於中書由是一郡一邑之間官與吏往往不相能何則非其所自辟署賢不肖殊致亦其理然也海陵童公彥恒蚤歲事舉子業意氣軒然芥視青紫遭天下兵起避地浙右俛為禄仕試吏於州郡者三遷矣不以職之微而怠其志也不以禄之薄而易其操也孜孜焉汲汲焉求以稱而事而後已今年秋大府復調君無錫夫今之制官屬上下相求而不相遇者皆是也間有不然則幸

一二於千百耳彥恒調無錫無錫守張侯賢也彥恒為史彥恒又賢也無錫有賢史彥恒得賢侯志同而氣合言信而謀從吾見張侯之賢逸於得人而無錫之治第最諸州矣彥恒往焉居今之世而合乎古之道有相遇之樂而無不相能者將在於兹乎於是士之賢者惜彥恒之遠去而又幸其將遇夫知己也咸為賦詩以餞而奎與為序云

贈醫師朱煥常序

報施之道尚矣夫木瓜木李微物也瓊琚瓊玖且不足報而况其施有不止於瓜李者乎其報之之厚宜何如也州人吳孟章之母年僅七十矣今年秋七月為風暑所中昏憒眊亂口弗内勺飲者數日衆謂弗可為矣孟章曰吾州朱煥常氏良於醫者也急義而强仁我以急告之先生其來來蔑有弗濟者矣即往拜其門煥常見其貌慼而情廹惻然為之診診已為之藥一投而氣蘇再投而神返三投而病之去者八九不辰浹而復常孟

章曰吾母匪煥常弗活煥常之賜大矣吾何報乎夫感德之深者非言無以宣圖報之遠者非文無以達然則為煥常壽宜莫先於文辭矣遂來謁文以示不忘詩曰無德不報人茍有德於我無不報者而況有德於吾之親者乎煥常之施其為木瓜木李也大矣宜乎孟章之欲厚報之也然文外也情内也孟章之情所以愛其親者宜無不至孟章之親由煥常以生孟章誠愛其親則其不忘煥常也必矣豈待文而後能哉孟章曰子之言

固然雖然無此無以寓吾情敢終以請予與孟章為從母兄弟文雖不腆誼有不得辭者遂敘之如此

送興化衛錢知事上官詩序

莆口巨鎮甌閩與區介泉福之兩間控海嶠之千里形勢所在壯彼南服文物之盛播於前朝然而蠻商番舶之往來海獠島夷之出没必有武備尤藉戎韜故朝論難材官憂曠職吾友錢君達善珠生滄海璞抱崑山方當鴻漸之時羽儀可用爰遇龍興之運鱗甲斯攀輟大

都督之掾曹參上將軍之幕府俾其畫諾資爾折衝由是用武至要之書不為空言矣陳力就列之地玆其發軔乎萬里戎涂四月維夏炎歊方熾煙瘴孔驕舟車跋涉之艱難山澤風濤之險阻衆云少俟君獨勇行蓋其大義忘私賢勞靡盬仗信則鯨波可履循公則虎穴能探奉檄辭家束裝問路薄言送者聊攄飲餞之情連章祖之尚徵離索之念仍令下走勉述斯文以為他日榮鄉之張本云耳

序占贈吳仲正

虞舜禪功帝乙歸妹鬼方克敵踐土享王易之有占也尚矣周官筮人掌三易辯九筮蓋職有常守其法素具觀象之變吉凶失得瞭然可知初不待於辭而後決也後世筮法既亡雖以彖繫翼繇之備而占者能識其本指如穆姜之於黃裳元吉尠矣而況藉之以開物成務決大疑定大事者乎蓋易之始卦也有象而無文吉凶善惡之理粲然已在其中不假辭而顯也中古以來三

聖人慮民已深繫之辭以發其藴而後人猶少之也於是有易林焉有洞林焉而世傳焦郭之學吾不知其果有合夫道否也禮失而求諸野吾於吳仲正氏見之仲正之為占也具有成法取於象而不泥於辭其應人之求孰得孰失孰吉孰凶若響於聲若影於形歷歷然可信而不可誣也謂有協於古占法非歟昔者子朱子固嘗有考於斯矣其言曰易但設此卦象以明吉凶而已往往如今世用火珠林者仲正氏之學有不傳之數存焉

使生於子朱子之世吾知其必為所稱許矣然吾聞之易不可以占險貞則吉貞則利而未有不貞之吉利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嚴君平之所以為賢也予未識仲正吾友闕德剛為予言如此德剛尚以吾言告之庶有勸也

梅隱軒詩序

梅於水陸草木之花獨以節高天地閉藏風氣凛烈冰雪横集而精英發舒凝然不撓孤標勁氣使人望而起

敬至其實也又以用貴陽剥而生陽純而熟登之賔祭之籩調之勺藥之鼎式和且美而人不敢褻是故君子則之陜西行省都司俞侯仲祥世家徽之婺源爰在弱齡飫聞儒先之教則既緼貞之操具用世之才矣雖彌綸省闥綱紀方面而識者尚歉然以為未盡其用也尚書齊安吳公持節西廵知侯有素為書梅隱二大字揭之其軒梅言其華實之兼美而隱言其用猶未顯也不知者曰隱非仕者之謂也彼山居而木食芰製而荷衣

鹿豕以為徒而漁樵以為侶者隱也不過於時者之所為也今也金華步武銀緋裹身鈐制曹務程校吏文則劇之尤也惡乎隱況梅之高迥固弗諧於時俗不屑於富貴芬華之品彙乎何其擬之不倫也予曰不然是論也徒知隱之為隱而未見不隱之為隱也見梅之玩而不見梅於用也夫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二者恒相須也然必兼善天下乃可為達故吾之才苟未盡用猶為隱也今夫宗廟燕享之籩實薦之於上帝羞之於大賓

而商先生直以媲夫相業之美焉則梅之為用夫豈畸人靜者可得而專有之哉吳公於此其所以屬望於侯者隆矣而況都司之官昔人謂之學為宰相者也則謂侯今日之仕尚為梅之隱也不亦宜乎昔者淮南小山作招隱之辭以風切遁世之士當時不知王孫果嘗歸來否乎既歸亦嘗有德業可以及天下已乎今侯之隱固非彼所謂紫樞黃閣其歸來也不難矣宜無以招為也雖然招之以辭所以慰望者之渴焉耳詩凡若干首

而予為之序洪武六年夏六月廿又五日吳郡崑山殷奎述

咸陽侯氏譜圖序

宗法廢而圖譜興亦合族屬之一道也昔宋之既南萬姓逋播異鄉客土士猶挾其家牒以尊所承庶幾近古者矣洎乎近代斯道寖微朝無世禄之延家靡舊德之述閒有能崇其所出則用意之過又多假託篡冒而系録之傳罔可信矣不亦重可嘆夫咸陽侯時中氏一日

造予言曰叔庸之世自宋金來三百餘年受廛茲邑自望賢門西北行五里許為石井泉西岡之莊予祖居也又西南二里予先塋也金季元兵攻陝右吾高祖廣甫冠以民丁戍京兆衆潰竄山東後廿年歲壬子得還陝隸籍趙王位下明年癸丑始歸咸陽舉宗二百人無孑遺矣乃改卜所居北十里畢原之王車村子孫至今居焉者也高祖生六子孫曾五六十人男女無慮四百餘口至正戊戌迨己亥旱蝗相仍及明年而張李交兵矣

又十年為洪武改元之二年天戈下關西遭歲荐饑傷殘轉死帰之四百餘口存者才十人耳烏乎悲夫又曰吾高祖之子六其次三吾曾祖也其諱逸矣吾大父諱用吾父諱輔仁吾其季子也自吾父而上晦迹弗仕叔庸始試吏縣曹今幸考淌以末疾居家每念吾高祖之生還故里而占籍於趙邸也實當壬子癸丑之年迨今哀替之餘而更户於馬站也其歲次適與嚮同天運一周而廢興存亡之數若合符節叔庸所以慼焉而不能

自己也因追取其可知者名字甲乙壽年婚㚒為之圖先生幸辱教吾邑敬宗合族之義所諄諄者願為之序叔庸將刻之石以遺吾昆弟子孫俾百載之下雖去墳墓數千里外而世次昭穆不能迷也不亦可乎予曰可哉道喪俗媮自世臣鉅族不知有本枝傳緒之重往往視近屬為路人矣況其下乎時中以布衣白屋之士乃能不忘其本始如此且又斷自所知而已且不惑於假冒之習進不誣其祖退而信乎其子孫豈非近古之道

者哉於是次序其語以序之

如蘭集序

予來關西時故人處南者往往惜予遠去情思戀戀溢為篇什索居無聊每展卷諷詠未始不爽然如一合并也倚席荒原轉瞬三載行且罷去二三童子乃以副本為請顧予駑下不能以斯道自振無以稍酬諸君子所以屬望之意重以是愧躊躇久之雖然予則不敏諸君子之厚意何可忘哉廼出俾傳寫為一袠覽者尚知予

過也

夢得字序

洪武六年之正月夢得以華州倅偕大府受事使來徵會以其月丙辰會於京兆府城蓋予之不見夢得再逾年矣於是相見甚驩日夕罷酒對榻卧追叙平生語繩繩不絶至夜分乃寐其言大抵以春秋之事松楸之守為意而尤耿耿於其姓氏之變也夢得之言曰符夢章氏也先世居揚州之崇明吾大父諱森吾父諱世昌洎

符夢已三輩占籍蘇之崑山矣始吾之未生也三同産皆女子大父恒自語我亦亟樹善矣我詎無後耶俄而大父病病且亟夢異人持海上香株一與已曰畀若孫閲一日而符夢生家人以告大父含笑曰信取兒來我瞑目矣綳而畀之床注視者久即字吾夢得後二日而大父没吾父洎吾母曹亦皆以盛年早世烏乎痛哉符夢無似不能敏學行蚤自樹立以表禭先人遭代用儒不棄謭薄忝有職位而俗吏以上嫌名諱吾姓曰莊於

乎不孝無狀幸得升斗之禄雖養弗逮親而歲時伏臘以致吾嚴者尚可以自力而又奪之姓而蒙之以他人之氏戚哉無乃使人疑吾於異姓蒞祭祀者耶又曰夢得吾幼時所名也今雖轉而為字而吾祖父之命猶在耳也子幸念我願為我序其然俾人知吾氏之為章而不為莊也庶幾少藉以寛吾心或者他日得請於上俾復其本氏以慰吾祖父於地下没世不朽矣敬以是累吾子嗟乎今之氏非古之姓也雖然自漢而下固以氏

為姓矣姓其氏斯知祖其人矣易之罪也易之是忘其先也夢得於此遑遑焉用其先祖之心爲心自其始生之際一夢之徵引而充之以致其不忘之孝則夫心志耆欲之所存葢無時而不察也而況灌薦之頃思之而誠者乎油然孝弟之心宜於此焉有不安者矣夢得知其所不安而不敢有一日茍安之心懇懇欵欵必欲求其安而後止也不亦仁者之事乎上方以孝治天下嫌名之不諱二名之不偏諱屢載之詔令矣夢得第未請

耳明年華州且考滿夢得以選人集京師調官之日倘蒙賜對得一陳其情天矜于民必從其所欲矣夢得敬之哉然予今亦未有以寛夢得者姑序其説以俟焉

叙星貽徐禎伯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此韓吏部始生所值星也星歷之家其來尚矣故夫以十一星行歷處人壽夭貴賤年時著自唐都利李彌乾而吏部所推許者殿中李常容也常容之學傳之者多矣數十年前

吾鄉有準齋徐君者獨以其術著名為四方大夫士所稱重吾時尚幼不克扣其所得而獲與孫禎伯游禎伯蓋以儒術推用其說不滯於一隅其為言依並忠孝恒導人為善禁人為不善僕之入秦也與禎伯別四年矣吾母氏處故里年且老早暮倚門以望而奎不得一歸覲禎伯為吾母推僕所值星先處歸期曰攝居提諸乘驛得君與紐牙舒舒君子在閭已而僕以甲寅十月啓行十二月至家拜毋壹如所處吾母曰善哉徐叔子之

為星非是吾何以知今汝之必歸而以緩吾憂乎吾誠賴其言以有俟也小子識之奎曰禎伯之星之善其所奇中不可以僂數豈直此哉雖然自我言之徒知禎伯於我能緩吾母朝夕之思耳餘吾無所賴也禎伯年方壯為學甚力其為彌乾常容以名於後世以光其前人無難者獨惜予無吏部之文以張之耳姑識吾母之言以告凡與禎伯游者庶幾張之洪武八年龍集乙卯杓直于辰日維戊子支離道人殷奎序

强齋集卷一

強齋集卷二

明 殷奎 撰

序

贈醫師陸君祥序

人身藐然囿於兩間陰之血陽之氣流行於魂魄五藏百骸之形得其和則康強而無疾否則外害於六氣之沴內傷於七情之感而疾作矣是以有醫藥之事焉陽

者斂之陰者舒之虛者固之實者損之則疾去矣然非善於察脉審證則不能有以知之也知之矣而於其書講之而不詳擇之而不慎吾亦未見其可也崑山陸君祥蓋精於脉與證講之精而擇之慎者也里人周伯安病積氣右脇下喘且脹者五閱月醫來類補以濕熱之劑病日以劇幾殆矣陸君視之曰是息賁也法當大下內經所謂留者攻之土鬱奪之者也積氣賁門大邪未去其可補乎從之不終日而愈嗟夫醫者所以寄生死

也而脉證之不明隂陽之不察其不假藥石為戕毒人之具者幾希矣若陸君可謂醫之善者非歟予聞陸君世業醫其先君子甞受學東垣氏之後人用藥至詳實其家學淵源既深遠矣而君又益講於諸家之説時出其所長若今起伯安之疾的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是固劉河間之法而又能慎重以固根本東垣之家學未始不行其間也補偏救弊在乎當其可而止耳陸君果可謂講之精擇之慎醫之善者矣伯安曰不可以無

報陸君夫報之遠者非文不傳乃來請文辭不獲為書此以貽之至正廿五年夏六月既望州人殷奎序

贈杭州同守梅侯考滿序

古之君子何為而仕也仕何為而急也非必皆為貧也非必皆為祭為宴也亦曰畏天命憫人窮而已耳天生衆民非徒生之必有以治之天生我材非徒材之必有以用之民之陷溺也將於我援之彫瘵也將於我息之號寒而啼饑也將於我衣被飲食之是故仕如此其急

也然人不必皆材也材不必皆學也材且學矣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仕之矣位之畀不必皆可為也有其材有其學而又有其位者吾於杭州同守吳陵梅侯見之葢侯材敏用裕而持之以廉學充義精而守之約畏天命憫人窮非侯之素所抱負者乎故其出為時用歷典州郡所至以循良著稱而錢塘之政尤為俊偉挺拔所謂可為之時得為之位能為之人者矣今年夏改貳兩浙鹾府行膺榮渥進秉政樞其可為之事當有大於此

者非一郡一官之細而已也予也與侯既親且舊辱侯之知甚深非宴遊一朝夕之好也故其望侯者亦甚重今玆承乏崑山而侯之棠陰在焉去思之愛久而不衰竊幸自託於下風獨為印紱所拘不獲身謁棨戟之下口陳祝望之私於是黽勉書此用謝不敏云至正廿有六年夏五月州人殷奎序

贈醫師許君仲方序

醫者人之司命也參陰陽之運贊造化之功肉朽骨生

死醜其效可使父不戚子兄不戚弟老不戚少有蕃祉

眉壽之樂而無札瘥夭昏之憂者其德於世何如也今

年秋有腹痢之疫民之死亡者多其幼穉里閈之間蓋

十戶而八九也時余之子亦嬰斯疾狀甚暴勢甚張阽

於危殆數矣賴吾許君仲方以善藥治之而後愈噫予

實有子而仲方更生之予之德仲方者何如也獨予德

仲方哉凡有子弟詣於仲方而仲方活之者蓋無有不

德之者也夫德施之在人心發於深感者非言無以宣

善譽之在人耳圖其久遠者非文無以達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然則予於仲方其可以無述乎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斯疾有焉又曰惠於朋友庶民小子仲方有焉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予亦以自況焉至正廿有六年冬十月既望殷奎序

送許仲方醫師序

君子之擇術有取夫醫之云者豈不以其全生保民而可以資之以為仁已乎然為仁者人知之為不仁者人

徒有所不知矣夫醫聖人仁民之一物也饑寒而為之農桑巢穴而為之廬舍教化而倫常以明征誅而暴亂以息既又懼夫疾病疫癘之戕其生也復為之藥石以致其養之全之之道焉為之官以涖之為之書以傳之其亦仁之至矣今之人習其讀於河間之學者用之孟浪類以苦寒疏利之劑幸其一決之為快元氣既耗雖有善者弗之救矣之人者亦獨何心哉許君仲方崑山之醫之良者也其父兄皆儒者仲方獨急於及人取醫

家書讀之曰嘻是不足為仁邪顧吾用心何如耳遂蚤夜兼力事其事而得於東垣氏之書為多故其用藥謹甚務以固根本為先不取快目前而活人特衆蓋十不失一二焉仲方又疾夫翦翦者之為利也雖叩門不持一錢與善藥不少吝其報視義可否否則一文不取也且其為人有恒每歉然不自滿言訒而行慤衆以是皆譽之仲方眞有志為仁哉吾友童彥恒甫候余校官亟稱道仲方之賢予曰子能盡知仲方乎為語之如此彥

恒曰子能書之以貽仲方俾不仁者讀之其有警也

送吏目趙子文考滿序

古者任官惟賢才上自疑丞輔弼下至府史胥徒內而朝廷百執事外而郡縣邊徼之吏其職業之大小重輕相懸不一也然位必視其德之厚薄用不枉其材之短長由是官惟其人吏稱其職上無尸位曠官之愆而下無遺賢棄才之嘆後世視爵禄為已私分為人擇官舉錯失當況以循資常格銓衡天下之士茍一妄庸人積

日月而上之則高爵可致雖奇才偉器束於文法抑鬱沉困白首下僚皆是也如是而望國之治也難矣大藩兼制淮浙地重民夥用兵以來承制得便宜受官改弦更化循名責實破去舊格不次用人以故上下百司無不舉職而一才一藝無不見用然吾觀趙君子文獨若猶有憾焉何也君以樸直果毅之資習聞詩書法律之說用能鋭志敏力趨事赴功居官不獨稱其職而已也凡力之所可及者則為之不以出位為嫌也蓋其才用

兼人故施之事為自有餘裕如此然其位不過下士任不過幕曹也雖欲展布其能事發泄其底蘊亦何能自致哉今君總幕職於崑山者三年矣日與其長可否事務是是非非不苟且而詭隨不便文而幸免其勞效不可以一二計卓然有以紀綱乎一州庶幾所謂處官事如家事者誠使長一官兼數職則其所成就蓋不止此而尚以資彼之限回翔於參佐從事於州郡此吾於今日參黜陟之柄者未能無少不滿也今年冬君以滿考

去官州之曹屬咸服其教戒而思其德善相與謁予文以送之予因有感於古今任官之得為著其說如此上之人或有聞焉將不終於失君矣

送崑山趙明遠陞郡府序

周官三百六十官有府史胥徒府治藏胥徒給徭役廉謹敏力能為之若史非博習學問能諷誦書名者不能在茲選則今世所謂吏者是也然古之史以掌書為事其職易稱今之吏又非才諝智數足能趨事赴功者不

可不特刀筆筐篋之細而止也崑山最中吳諸支郡賦重而事殷其訟獄之糾纏符檄之旁午蓋日不暇給刼軍興徵科十倍承平時稍自暇逸則咎愆立至非得明達練敏有過人才識者司其吏事吾見州長佐之難爲茍捄過之不暇尚望其善治哉前年趙君明遠來試吏此州凡政刑翕張簿書期會他掾所不足明遠皆優爲之如工師之攻堅木庖丁之中肯綮也至於賦粟徵輸鈎稽之任尤必明遠之屬而後可然則明遠不獨可任

周官之史并其所謂府者而為之不有過人之才智能如是乎今年秋以考滿例陞郡府掾其同列諸人比比來校官稱道其善予曰明遠之才如此他日且登掾二府出長一官事愈練智愈明不獨可任史與府也施之庶官舉無不可者矣明遠勉之至正甲辰八月初吉州人殷奎序

送嘉興縣丞徐侯序代作

征稅之事在周官有常制矣司市之九法廛人之五布

後世所倣而行之也至於今則國課於是乎出體加大而任加重矣至正甲辰中徐侯士良由錢唐丞選貳禾興俾專征税之職葢政府之材選也侯至官則布條教表禁令壹量衡信質劑公以奉上慎以處己而恕以使人於是通商阜貨平價均市課用以登政用以裕而侯之職稱矣始予為宰於禾興也將淛而侯至與予有疇昔之好所以相長相助者甚厚未幾而予來崑山遂不得久相與處然其嚮慕之懐則未有一日而替也兹焉

聞其解組思一往相慰勞而縻于職守不果行也能不悵然于情耶是用述其舉職之績以贈且為涖官者之勸而因以抒予眷眷之意云至正廿有六年丙午歲秋八月序

送常熟守費侯之官序

均之仕也游於北者或授任於南習於齊者或從宦於楚以至四遐之方相易而往其跋山涉水瘴霧風雪虺蛇豺虎之害往往而有其行也近不下千里遠或逾數

萬程動則羸糧舉藥更寒易暑至則風殊俗異語言不同服食不習其變也不易遵其情也不易得及其久也稍習乎變漸通乎情則歲月有期代者且至可引而去矣其能專慮精思以善其治乎或四方之人各仕於其國不在東鄙則在西境無跋涉之勞無瘴雪虵虎之毒寒暑閲歷之久而山川土田市井之習風俗語言服食之變政教之條目民物之休戚素已習貫其施為緩急之務不待旁諮熟察而後能也仕如是其有不善於其

治者哉東平費侯前為崑山能聲藉甚擢郡别駕績效愈彰今兹又以特選出守常熟夫常熟崑山於郡為屬邑侯既甞統理於郡而二州者壤地犬牙相入川流道途五穀之隴相接也所謂四方之人各仕於其國者孰近於此侯既厭聞飫見其人民之事而又有明敏之才强毅之守以承乎上以惠乎下其為善治直易易耳吾儕幸得嗣奉條教之舊而竊有託於鄰輝之後也故於其行序以送之

送崑山偰使君遷守嘉定序代作

古之治隆之世人有士君子之行以免罝之野人而可與公侯為匹故內自朝廷大寮以及百執事外而邦國君公以及羣有司茍在位者必皆善人君子善人君子在位則小民皆得其所是以風淳俗美而上下相安也方是時天下皆循吏也而未嘗有其名故其世治降及於漢而循吏之名立矣循吏之名立世道之不幸也人人之不能然也立是名宜也有國家者使無一人以當

是名則治道或幾乎熄矣至正廿有三年高昌偰侯以治縣第一來為州崑山撫摩誘掖多豈弟之治崑山之民德之在州二年又以政最遷嘉定崑山之民莫不咨嗟涕洟感慕而失聲也蓋侯之為政也不立威而接人以色不任刑而誨人以言諄諄焉煦煦焉若賢師之詔其弟子慈父母之育其兒女也罹於罪則為之矜其情而不樂困於役則為之節其力而不窮求民利病則為之通其好惡而不壅是故至此而民之眞情自有所不

能已也夫民賞之爵禄而不可以致其譽加之刀鋸而不可以禁其毀甚矣民情之可畏也今也譽侯之善舉一州之人若出一口夫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是必為之順其所欲去其所惡有以深得其心故也若侯者置之古循吏亦可以無媿矣始予以非才將水軍於海上與侯有一日之雅迨分戍州城又與侯有聯官之好親見其治狀焯焯如此於其去也獨能已於言乎乃為序而贈之史臣方鋪張國家之鴻業必欲傳循吏庶幾

有采於兹文

送丁節判赴嘉定州詩序

至正廿二年秋八月節判丁君克明繇崑山調官嘉定此兩州者同壤而分其初一縣也疆畆封洫犬牙相入羊牛之牧相雜雞狗之聲相通也歲時伏臘鄉鄰酒食相餉老稚婦女東阡北陌相往來也材不異居民不異俗冠服不異宜器械不異製五味不異和剛柔輕重遲速不異齊也克明官崑山三年矣廉以治乎已寛以裕

乎人寅以協乎寮而静以鎮乎俗如是而又博之以圖
史載籍之文折之以賓客論議之衷以承其上以涖其
下州人無不信其賢而安之者今兹之往也無山行水
涉之艱邊風朔雪瘴雨蠻烟之苦不終日竟夕已坐其
堂皇臨其吏民矣其土田市井風謡習尚言語者欲得
失利病有不待旁咨久察而已習熟之矣推是心以往
得於此有不得於彼乎吾見嘉定之政不朞月而報最
上之人且大用之矣吾黨交游之久慕其賢而惜其去

又恐其不日且進用於天朝愈遠而愈不得見也遂貽之詩曰山青青兮雲悠悠君之往兮孰與我游蒹葭霜兮秋水如練一葦杭兮孰謂其遠鴻漸則那用爾羽儀叶翔天逵兮奈若何

崑山州都目沈君茂先考滿序

國家稽古建官百司庶府置吏益備所以為民也然吏之近民者莫如州縣而州縣之吏欲為治者尤莫難於幕職何則長一州者紀綱政令弛張操縱皆由已出故

其為治可易為功幕職之官簿書期會是存刀筆筐篋是務位其上有倅有貳以至於長謀焉而不能必其用也斷焉而不能必其行也斯民之利病庶政之得失知而必言己所能也言而必從豈己所能哉苟言無必從之理則事有必失之患失則責先及之是故幕職之官受責易而為政難類無赫赫之功然則佐其長平其政責不及而獲善代若吾沇君茂先者斯亦可稱也已茂先以文闕　為公府推擇任崑山都目逮今三年凡其

出謀慮以贊上裨政令而及民者蓋亦有力焉不徒免責而已也茂先勉乎哉由是掾公府登膴仕專一官之任有民社之寄得弛張操縱之權不但見於言而將見於行事矣噫去其所難而圖其所易吾見東南州縣之治有赫赫之功者必吾茂先也茂先勉乎哉

送崑山吏目俞君序

至正二十六年六月贊崑山州幕俞君大有以秩滿將去自州大夫及羣吏及父老及我文學士悉載酒肴席

駟馬橋左怏悵慨嘆感顧留而不可得逥進而言曰夫人之才德猶木之在山也不期於人用而人用之雖生深林窮谷間必極力挽致以其適於用也然則為棟梁為樽櫨為舟車器用隨木之材而用之耳惟人亦然才識敏達之士國家有用之器也故試以吏而事治任以官而位稱爵禄之來方源源而未已豈宜久其任而淹屈之乎則將加之以秩進之以階盡其才而用之使不至於沈滯而後止此士所以願效其職而不敢少怠其

事也惟俞君温柔恭遜儒雅不羣三年于兹玉雪無污贊畫美政載之途人耳目宜乎人人願留冀更須㬰毋去而君之才德藩府固已知之今兹將大用之則非我之可得留亦非我之所得私也於是大夫而更進觴以賀之予因追用古道叙其言而贈之

送上海蘇明府擢授平江府經歷序代作

上海在浙江西為望縣銓選令長必名能廉幹人然其地僻左東於海隅非水陸要衝輶傳所由出故其為政

不有甚美尤偉之績則不能以聞曩予提舉舶市數分徃並海要區或密邇上海人從縣中來多語其大夫蘇侯之政之良而德之予聞愕曰今天下州縣人民愁嘆於政之苛者皆是也未聞有善宰邑如蘇侯者子試爲我誦之其人曰吾大夫爲縣有本末地雖左不鄙夷吾民知政之出於教也是故崇校室以示之學知刑之後於禮也是故養庶老以示之敬知農之匱於惰也是故勸其功而不撓知役之病於勤也是故節其力而不窮

訟獄也矜其情而人自以為不寃馭吏也燭其欺而吏無敢並緣以為姦者予既聞而竊疑焉意其或出於私也其或有所畏也否則傳之者非實也何其良之甚也今年春侯以最擢經歴平江府而予實踵武以來入其境則農之言不異於前也入其邑則士之論不異於農也所見非一人所聞非一事非其私且畏而失實也信乎侯之善為縣矣蓋侯仕優而學通達治體故上海之政偉然有足稱者而予以非才獲接交承之好竊亦有

榮幸焉庸序民言以自託云

蘇州別駕戚侯行縣詩序

濟寧戚侯以蘇州別駕行縣崑山維時符檄旁午縣令佐方急調軍興日夜從事罔敢或寧徵召搒掠騷然莫能給也而侯辱臨之人謂侯來鋭剸夥繁程書筭緡其不遑暇計侯之為匪苛則猛或曰不然震撼擊撞而鎮之以安靜車馳卒奔而示之以整暇別駕北方之學者既優而仕飈歷北南其於治人之術講之久矣當兹之

時庶務孔殷其治之也猶治絲然治而棼之未見其能治也侯識治體侯不其然暨侯視事張目於綱御繁以簡執其政經有體有要餘力所逮形諸唱酬不静且暇其能是乎於是邑之士人慶侯之來惜侯之去也相與溢于頌詠因復稡而什之聯為卷軸貽諸好事庶幾采風謡者得有考焉洪武二年己酉秋八月丁卯序

題瞻雲軒卷序

瞻雲思親也目之所接而思生焉思非生於目也致愛

則存致慤則著其著其存必有見焉者矣然豈徒見乎哉心不忘也不爾視泰山不見其高視東海不見其深視天地日星不見其大且明也矧其所接之細者乎金氏葬其親而築室於場命以瞻雲雲動物也其變化無時去來無處君子見之猶且慼然興思不能自已而況吾親體魄所在只尺之土若此其甚近者哉心之不忘孰有加於此者尚何假於茫茫之雲豈故舍近以求遠哉亦博言之以廣其思耳雨濡霜降怵惕悽愴之心往

來哀樂之感無所不在彼骨肉陰為土魂氣無不之也求吾親知在此乎在彼乎發揚焄蒿感通慌惚夫何閒於雲乎雲之茫茫猶足以係吾思而况子之於親一氣流通僾然常若有見於聲容者乎是故金氏名軒之意也以遜持卷軸相示為書其後而歸之

送張漢臣醫師歸蘇城序

洪武紀元二年之春中臺御史李公奉旨按治于吴風采肅然吏民卒職迺三月癸卯行縣至崑山甫下車中

寒疾劇甚縣寮相視駭愕不知所為遂走白其狀于郡府郡府長貳集議命醫咸曰非吾張君不可即相率造門起張君以來而御史公之息僅一綫耳張君日夜診候投注湯劑攻滌而調護之再旬浹而病愈蓋張君者中吳之醫之良者也凡吳人之疾病病且亟必之張氏張氏之所活不下數千人矣今其起御史也固宜雖然御史公之出受天子耳目之寄制生民休戚之命其一身所任之重係於上下者如此夫豈區區一夫之得失

也哉他日公歸朝廷奏對從容之際歷舉東南民瘼以達於黈晃之聰精誠所格言聽計從倘使東南之民均受更生之賜則張君之功不在公之一身而在斯民不在斯民而在國家千萬世太平之基命也豈不偉哉於其歸也序以送之

送南恩太守張侯上官序

國家紹運臨御奄有區夏天戈所指罔逾神筭乃稽古圖治與海內休息謂近民之吏無如郡守縣令民生休

戚國之安危於是乎基爰詔相臣愼簡其人布列四方以興大化而其醇謹長者尤所注意不使有或遺焉洪武紀元之二年正月某日制以前同知崑山州事張某守南恩州蓋愼選也張侯曩在崑山適當新附之初吳郡未下之際郡甿惶懮未知所向流離遍野呻吟在途仁恩未孚教條未熟而侯能寅恭寮寀靜以安之摩之撫之示之整暇而功成不居退就家食守約能貧斂然無幾微隕穫之色非夫重厚廉謹樸茂長德其能然乎

廟堂為民擇攸而遂起侯為郡其思有以清靜致理休息斯民者矣昔漢有天下承秦法之弊兵革凋匃之餘高惠君臣務以寛厚清靜為天下師其使治民多長者吏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海内宴然遂基四百年之祚亦由守令得人其所漸於民者深也今天下甫定瘡痍未復主上方剗偽還淳思致無為之治且弗使庸人重擾其閭南恩雖僻在炎徼亦必為選長者居之不以屬人而以屬侯其㫖意所在亦可覩矣侯至官必能奉職

循理以盡承宣之寄使偏方遠民服從其教化為列郡
創首庶幾風移俗美共開千萬年太平之基不亦盛哉
不亦盛哉

強齋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强齋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陳德基

强齋集卷二

明　殷奎　撰

記　附誌

思賢亭記

崑山一邑之勝曰馬鞍山孤峰隅焉拔出於百里之甸危巔卓錐峭壁積鐵其奇秀視中吳諸大山顧若藐之而軋其上以故人之來東者見輙奪目焉然自其一山

較之其登覽之勝又莫最西隱蓋山負縣北郭而西隱據陽崖爲飛閣高栱刺天坎壑在下境界空濶泉石艶幽游者自闤闠諠閧而出驟一泊此其意適神爽有不容言説者故賢士大夫之之吾邑者又多賞勝於斯唐人孟東野張承吉題詩處曰上方上方舊趾廼近並西隱其勝固可想見矣宋皇祐間王丞相以使事至縣夜中秉燭入山讀二子詩和之高風逸韻遂爲古今絶唱上方之廢已久往年西隱又災而上方東偏一亭獨存

此思賢之所以名也夫古之人登茲山者衆矣獨三子者之賢使人慕之至今豈不以詩耶孟詩窮而後工張亦晚始善荆公雖不待是以傳而疲精殫思故亦不下二子吁一詩之能其成之不易且若此況不止於詩焉者乎顧詩人之風韻能使人思之而不忘則哲人君子道德之高致宜何如其思也今年春縣大夫呼公登斯亭而樂之徙倚之頃簿書鞅掌之勞爽焉若失於是讀斷碑之遺句訪三子之遐踪茫然長思似欲追而從之

游也及託道人智訢求其畫像而置諸屋壁使人知境之所因以勝者尤在於斯也訢公喜事能詩請予為記以來者為有勸矣予曰諾與之記

崑山州先賢墓祭田記

鄉先生没而祭于其社其禮之廢也久矣後世以義起禮往往即其遺墓所在而祠之令甲所著而儒先之所行也是亦古於禮者之禮乎崑山如宋御史王先生葆侍御史李先生衡以道德節行敦崇名教龍洲劉先生

過以奇偉跌蕩振作士氣此其制行雖不同要皆非一世之士也祠之所以勵流俗之媮汙激懦夫而興起豈茍然哉至正廿有三年知州偰侯斯至官始詢訪昔賢遺墓得三先生之墓而封表之明年州人管善旣以先志割常稔之田四十五畝入校官養士又謂諸賢之墓不可無祭祭不可以無田於是復割田為祭祀修葺之用且以其父隱君之塋亦在馬鞍山也請以施田之故祔其木主於龍洲之祠偰侯悉為下令如其請有事於

先賢則分奠焉噫若管君者亦可謂知禮慕義者矣賢賢親親務一而兩得君子韙之世有壓産破財妄爲塔廟飯僧之費視名教所在曽莫少槩於其心茍非智識之明卓然有見乎流俗是非之表能不惑者鮮矣管氏此舉重可嘉也田凡三十有五畝歲得米二十五石有奇籍而隸之學官俾有司以時檢舉故事歲再祠之事其出納者又必致謹於簿書之外罔或有少私焉則諸賢之祭可以無廢而傒侯表賢善俗之心管君尚德追

孝之志庶幾相與永久而不墜也因爲著其本末如此俾後之人得以攷焉王先生字彦光墓在南郭新漕里李先生字彦平號樂庵先生墓在州治南六里圓明村劉先生字攺之墓在馬鞍山東齋管隱君名珪字仲玉晦德好施予喜爲詩祔其主龍洲祠其亦有合也夫是年冬十月廿日州人殷奎記

白野齋記

小隱山者富春之北山也去城一里而遠其中蓋多隱

君子焉徐君可立昔者棄官築室為習隱事署其楣曰白野之齋鑿楹以度書有琴矢壺觴可款客也客或靳君齋白野何為者而子以為命主人哂客無庸問雖然庸詎知客非能言者試為我言白野客曰諾我知之矣野雪始晴朝暾散彩連岡疊隴皚若一色珠林瓊田來助眺事曰野之白非白雪之白也乎主人曰白雪之白晛而消耳客曰霽月在天明河垂野流波泫露蕩搖空明秋高氣清八荒一白白野之白非白月之白也乎主

主曰白月之白朓而霸耳不與吾齋同在也客曰長江前横羣峰四闢莽蒼千里昆侖空洞太虚寥廓變化萬狀邈乎其無垠也敻乎其無外也蕩蕩乎其無町畦也予爲命其若是而已主人作曰至矣遠矣無以加矣客曰未也是固白野之藩也非語其奥也子不聞虚室之生白乎夫神氣不瞀清明在躬也心體洞然精白内融也足所不履目所不覩而天下之美觀具焉中虚故也實則幽而窒矣幾何而不爲吾之蔀屋也哉主人於是

嗒然坐蹙然奮曰善夫客之言吾白野也請志諸屋壁

武功令宅植草木記

武功邢明府於聽事後作室以居中樹草木六葵一萱一柏一桃一桑一棘一既樹旦暮培灌玩之弗置不翅嗜欲若也聞者惑之謂其愛焉而失之汎也擇焉而失之猶也昔之君子蓋嘗有所嗜矣周子嗜蓮陶處士嗜菊周公嗜棠棣而屈大夫嗜蓀是皆嗜之壹者也壹則純純則久故其稱至今不滅也今武功之嗜乃有五六

汎又雜糅善惡於其間乎謂汎且猶吾其不誣有解之者曰凡木之植惟土之宜彼之六者地之固有爲物已微取之而莫吾禁也畜之而莫吾忘也武功於此奚容心哉適吾適而已客有以告武功者武功曰否不然也吾意葢有在也二者之言或傷則拘或傷則易皆如其一而未覩其二者也三人同居中有我師佩韋洎弦厥有前賢伯夷是尚貢橘爲象吾甞學之矣葵藿向日心慕君也萱草忘憂愛歸親也栢挺歲寒君子操也桃媚

春華小人道也桑給內紅民利殖也棘職外禦民害息也維彼六物爰樹之庭出入觀省勸戒是儆善我以取惡我以去假我歲月觸類而達吾之為人也其殆庶幾乎客曰唯唯美哉言乎鄙人之所不識也固宜既而武功過咸陽語予如此予曰善夫吾子之能取物以為善也君親之愛天倫之大君子小人辯志所先興利去害下民是賴夫六者之為草木亦末矣而善之尤者具焉始以厚倫中以檢身終以仁民而武功以治信矣夫吾

子之能取物以為善也雖然昔之人有德之思而樹之
愛者蓋自二南以來屢紀之矣豈斯世之獨寂寥也今
吾子所為善其身者若是擴邑於郡擴郡於四海之内
德業之就誰吾禦者角弓之不忘豈直區區六物之封
殖而已哉是則吾子所當尤以為勸而戒其不然者也
之翰曰諾子命我矣請以子之言寘諸屋壁以視刻杅
洪武紀元歲在昭陽赤奮若杓直于辰其日甲子啟奎
識

畢原莊圖記

畢原莊者咸陽侯叔肅氏之舊業也其地在城北十有五里上東之社直文王之陵之西原高而泉深林木幽迴風氣完固其生材也朴茂而能賢侯氏自宋金以來隱約於是者葢三百餘年矣鬱積之久而發暢之遠在理有必然者方元之季年四郊俶擾無能寧居時中以富齒强力翹楚有用之材也廼能韜光匿景嘉遁珍潛深閉而不出曾無離親戚去墳墓之苦而保有先業於

廿年兵燹倥偬之間其亦可謂難矣其亦可謂賢矣逮夫天討既西關中甫定朝家方銳意民功慎選長吏下及曹史時中始以鄉邑不釋之故推擇佽嚴起而試吏于今三年故園之思未嘗不往來於夢寐間也於是寫其林廬及其丘壟像其風物而識其桑梓之敬展玩之頃白雲在目嘉樹可撫其水可釣其丘可游俛仰今昔悠然長思身犯喧蹶而心則遐矣曾謂非賢而能之乎夫圖其舊隱純吾所守也及其先壟尊吾所生也尊所

生仁也純所守義也一繪事之細而仁義之道在焉君子於此可以觀德矣或曰圖以莊之不得見也時中業既書滿有曰矣顧乃為之圖不已贅乎惡是固衆人所未識也易不云乎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以射隼獲之之象言也時中既畢郢之産宜於文王周公之書讀之習矣方今四海一家聖明在上渴於用賢有志之士思以功業自見隱居行義各當其可吾何容心於其間乎遇之以特達用之以不次令而後吾知時中有不得

而辭者矣圖其舊業夫豈果焉而已者哉

咸陽縣官題名記

官寺有題名徒繫年著代而已耳初無預乎其人行事也而其賢不肖之實不能違後人所指目噫隱然春秋勸懲之義矣咸陽天下望縣昔之人有去此而為名將相者史不絕書則官于茲者尤衆人所指目也其可自菲薄哉是曰行宜益慎職宜益稱法令宜益守人之望之其庶幾乎不然循名核實吾見其有可誚而已矣洪

武七年予將去咸陽郝大夫士景語予曰題名所在有之而吾邑尚缺然弗志何獨没前人氏名哉吾則無以為鑑異時官不置丞入國朝乃得與大縣通置以尉事屬之簿且正吾職名曰知縣事若是者皆不可以弗之紀也先生幸辱在聯官今當去此願為我為記我將鑱之石而寘諸廳壁得出入觀省何如語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善善惡惡人心所同然也指目之項果能引之以自照焉非所謂同行之師者乎若然

則不獨免夫誚且譏也他日為名將相著列國史又烏足異哉顧吾之所自厲者如何耳請具刻以為記後之來者尚監之哉

咸陽縣學官記

昔者先王制為典禮以治天下後世莫能易者學校其一也朝家稽古圖治寓內甫定即詔郡縣一切立學置師弟子員而為之條制維時有司從事唯謹洪武四年春三月咸陽始自杜郵還治便橋故城斬棘榛排瓦礫

以立官寺故其作學獨後明年教諭殷奎既至猶以歲
饑未克興造又明年縣丞萬仲能典史鍾承吉方圖其
事適部使者王侯猷持節境上下令刻日視成於是慮
材庀工胥地之宜營縣寺之西南高爽豐敞面勢方直
南盡渭水西即宋廟學故址也既而知縣事郝文昭至
官議用參合遂以二月戊寅起講堂四楹旁繕齋廬周
障之垣鑿南為門折而東出虛其前位以儗先聖禮殿
三月丁未堂成屏攝先聖先師具始立學之奠退飲鄉

老酒偶射讀法禮容肅穆詔令斯在相古先民出治縣學蓋養賢序賓訓戒敬因勞農攷藝罔不於斯所以觀感其人民而節量以禮故下以無犯而上以易治世既益降禮之存者無幾獨學校之制僅可攷修而有司具文觀美是事本末易置無以導民逦令詩書六藝具有條目先王之典亦既爲之兆矣推而達之一乎古之所教使凡爲治之要胥此焉出無不可者矧夫是邑文武周公所宅澧水之上講學行禮爰有故區存神過化亦既尚矣

有宋盛時張子在郿相去三百里而近其教學者必使學禮以屏習俗以養德性其志必欲見諸行事以準周公之為治百世之下一人而已學於斯者無用他求為也俛仰聖哲不遠伊邇尚相與服習其道藝而為禮於其中日引月誘將見教化之行倫理既正法度既著而風俗之成無媿古昔是則朝家作學之本意也奎不佞辱承人之無能闡發教道以造就斯士輒因學之始立勉為吾黨誦其所聞且識作新歲月告後之人尚益繕其

未完者云是年三月既望蘇州崑山殷奎記南昌盧某書

道學統緒圖記

道統之傳本乎繼天立極之聖神其來尚矣邵傳羲學之語出乎朱子而草廬吳氏主之周子之道繼乎孔顔之統程子之學接乎孟氏之傳則導江張氏之言也用敢據以為圖若乃張子之得於程子朱子之集厥大成而魯齋許公足以上承朱子之緒亦天下之公言也至於龜山羅李之傳則因其微而别以小字而考亭之宗

仍以勉齋何王金許諸賢引之于後焉嗚呼斯亦備矣有志於道者舍是其奚求哉後學殷奎記

道學統緒圖

上古聖神—羲—農—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顔

曾—思—孟

周子

程子—張子

邵子

楊—羅—李

朱子—許公

黄—何—王—金—許

海月生誌

江夏黃侯子正往年治戎南海之上蛟鼉屏竄蠻蜒伏藏戈船泛鷁夜泊洲嶼顧見蒼莽之間光怪耿耿非火非燐迫而察之得瓷卮一青熒涵虛玉質瑩碧下有牡蠣十二拱護旋繞若靈鰲之戴山者然吁亦異矣黃侯於是拂拭纍薦襲而藏之對辰賞景舉以觴客莫不傳觀交玩引滿浮白劇飲盡歡客曰潘岳所賦傾縹瓷酌酃淥是矣以其初有似海月之函老蚌者命之曰海月

之巵因亦號佚為海月生吾聞東方之美有珣玗琪青徐之貢怪石浮磬海濵遐夐人跡所罕至其寶物珍産不可殫紀沈伏荒遠無以自見而此巵一得所遭遂為世葆用如此豈非幸哉又况古者陶瓬之尚聖如大舜而躬為之以薦清廟以禮上帝質素之寶而金玉是棄聖明在上方去華變侈削巧還淳使皆棄金玉而貴陶匏吾知海月生且益為今聖人所葆用以薦以禮使馨香之福普逮羣黎不其盛哉不其盛哉

狀

論崑山州學從祀神位狀

謹按孔廟十哲唐始封侯宋祥符間進爵為公至淳熙中復改國號自是以來各處廟主並題後封載在祀典莫敢廢也竊見本學禮殿兩序位牌俱係祥符舊號因循未曾改作其間曾子一位尤為差舛蓋自顔子遷居配享曾子遂以瑕丘侯升坐殿上以補十哲之數其後復以曾子並配加封郕國公而以子張進居其地今於

四配之中既崇郕國之位而兩序之末仍設瑕丘之主一身同堂分居兩座公侯並稱神莫適從且使子張不得在位其為欺瀆莫甚於斯方今釋奠在邇雖云禮壞樂缺有所未遑然祭神如在莫此為急欲乞改正十哲位號更作祠版改題封爵奉安子張又抑之神祧去瑕丘既虛之位庶幾廟堂之上祠祝之際名正禮嚴聖神嘉享

崑山州作新婁侯廟事狀

婁侯廟者祀吴將軍張文侯昭丞相陸昭侯遜及昭子揚武將軍休也按三國志漢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以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封婁侯吴黄龍元年以張昭為輔吴將軍改封婁侯嘉禾五年昭卒少子休襲爵據今崑山本古婁縣張陸三侯實國于此質諸祀典後世宜有血食之奉而廟貌缺然千有餘年莫之有舉至正十三年冬十二月知州偰侯斯始覽圖志考典禮悚然嘆曰忠臣烈士之祭有國之所崇奉今歲所下赦書廟宇

損壞俾之修葺臣斯幸得承之此州有如昭遂功烈光
於史冊而國泯世遠遂失舊君之祀甚非明詔所以獎
勸忠臣之意即下令以故書從事迺相州城東北三里
婁縣故治有叢祠一區撤而新之考三侯冠服之制像
設其中文侯昭侯並位南面揚武西向侑坐又合廟左
佛廬四楹為祠祀齋室俾里人教授其間繚垣四周前
為崇門題曰婁侯之廟閱明年十月某日侯率僚友具
牲幣以落其成顧羊豕所羈石未有刻辭謂奎嘗參預

茲議使狀其事始末以請文于作者奎觀與侯是舉所以崇典祀去淫祠風厲臣子之盡忠將順朝家之美意皆可書也作為歌詩鐫之樂石以示永久禮亦宜之故不辭而為之狀若夫三侯德業之詳則有吳志本傳在

與崑山州學論儒人尊敬月糧狀

嘗謂養老尊賢宜加禮貌因時制事盡示變通竊見本州備奉總府指揮行下本學面試儒人蓋緣比年以來雜藝之流往往濫給廩粟真偽不分賢愚無辯所以總

府創議去取之法允合輿情其間又有除經師尊敬不試一節尤見郡學尊賢養老之優禮此意甚美蓋以程試學業考校藝文專以分别冒濫雜藝之流所有老成前輩學行素修者禮合優待所以路學經師尊敬不在課試之目豈不以學校為禮義相先之地化民成俗之首而欲伸養老尊賢之美意乎在於各州所當取法者也夫養老尊賢既以行之一郡豈不可施之一州今試以經師尊敬言之經師尊敬不在其名而在其實循名

責實彼此不同且如本學者舊儒盧觀趙天裕衛館文質盛德瑞范天與六人皆有齒德久居鄉校學識優贍衆所共推雖未到尊敬之名乃誠有尊敬之實欽奉聖旨節該貧寒老病之士為衆所尊敬者月支米糧優䘏養贍觀等六人實合此例况兼觀等老於學校屢經試驗並無冒濫中間衛館范天與二人又係本處先賢子孫揆諸禮文條例俱各相應今宜比照路學尊敬不試事理並行優待庶幾上不失朝廷崇儒重道之美意下亦

不廢總府養老尊賢之優禮也事有時宜制從而異變而通之斯為得禮儻使覩等不學非儒冒濫違例其等舉保不公甘與同罪所給口糧情願陪納以戒後來

與崑山州學諭守制狀

右奎昨為先人亡殁服喪有制已嘗具狀辭退前件職名仍早為擇師不廢課講逮今數日未見施行今月二十六日本州司吏張彥祥本學直學李擇善前來奎家以傳州官勸諭不許辭避伏念奎性質昏愚學問膚淺

父喪未久哀慕方新若使遽從吉禮揖讓進退周旋禮
樂情實未安三復思惟不能勉强竊謂縗麻之服非所
以接弁冕哭泣之情非所以講絃誦當居堊室而輒游
學宮當奉几筵而遽謁清廟吉凶顛倒哀樂混淆揆諸
私情誠爲不便况兼本學者儒秀士不爲不多何必令
奎久專斯職苟使忘哀廢禮亦將何以教人不特爲有
識者所譏抑且貽學校之深恥必望將奎情懇轉達上
官俾遂三年之喪以全匹夫之志庶敦薄俗克相常倫

情切辭繁不勝惶懼

崑山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

崑山慧聚寺東齋之岡實故宋劉先生之墓在焉先生諱過字改之廬陵人也少有志節以功業自許博學經史百氏之文通古今治亂之略至於論兵尤善陳利害辛幼安陳同甫蓋深敬畏之嘗以書干宰相言恢復之策不聽和邊使者失詞詒用先生辭以疾故其有諸巳者皆無所施為而卒以窮死烏乎悲夫始故人潘友文

尹崑山先生來客其所遂娶婦而家焉既卒而友文為
真州以私錢三十萬屬其友具凡瘗事直其友死不克
瘗後七年主簿趙希楙乃為買山卒瘗之大府丞陳振
為銘其墓嘉熙二年上蔡呂大中復為文以表之而縣
令丞常以歲二月祭墓下今乃鞠為荒墟壞其遺厲後
生過客無所瞻敬至正十二年州人士秦德帥凡同志
請于有司以復其故蓋其墓在山東盡崇岡之上負峭
壁其後下瞰橫江山之幽蔚奇處也而緇徒據之遂以

大廢按諸圖籍莫不具知於是域其地除其穢鑿其石之隕於上者然後封以土石樹以華表闢墓道以達諸衢立石墓傍題曰故宋劉君諱過字改之之墓越明年二月具牲幣告成自州大夫以下皆來助祭既祭黍君語其共事殷奎曰鄒鐵崖楊先生來吾州蓋屢詢其墓而不獲焉今墓復矣謀為記宜莫如先生者吾子先生門人也盍摭厥實以為請乎奎曰諾於是録其墓之起廢始卒具載諸狀用備先生之采擇云是役也相其力

者顧瑛錢日昇而與共事者楊彥才范天與盧昭袁華

項駕盧熹而全亦預其後也

書

上陝西行省某參政書

竊聞志之一者可以動天地情之急者可以通幽明此何故哉感之應之其理有必然者矣是故魯陽揮戈而白日停晷周成啓鑰而天為返風其事有不可誣者今有人焉居身孤蹇託跡卑汙進蒙無實之名退缺移忠

之孝區區志願鬱不獲伸所以尊精慎慮思有以感動於人也伏念奎昨以校官考驗於吏部適值新例南北互遷俾典咸陽之故任役以來三閱歲矣比得家信言先人浮葬之墓為海潮所没大江之南土肉疏薄加之潮汐衝激必難支久為人子者所宜匍匐往救其可坐視其毀壞而不之捄問乎欽惟聖朝昭示遷瘞之文著為律令許令大小職員皆得依例給假此蓋聖上以孝治天下之盛德至恩也由是本縣為奎移文崑山體覆

得實申解到西安府已逾二旬不蒙轉達省府非但區區欲孝之心為其所沮且使聖上之恩德不均霑於微賤豈不惜哉奎又有母在家相別三年相去三千餘里日夜憂思渴心摇摇魂動神悖思欲迎奉以來則祿薄無以為旨甘之養俟役滿歸侍則滿期尚有三年老人朝暮延望淚眼眄眄豈止倚門而已一日之內愁腸不知其幾回也儻曰遷塟先人兼得以遂覲省之願則感荷聖朝之恩德幽明存沒均無量矣伏惟相君大人受

國家分陜之重任美政非一不敢冒制僭言謹以區區下情控訴于省闥之下伏望少垂察焉庶幾微誠或能有所感也豈不幸哉干犯威嚴無任恐懼之至

與崑山諸生書

茂本彥強尚之我此行甚有益雖天寒道遠間關萬狀然憂患拂欝之中反身内省道理漸明古人所謂懷與安甚害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非虛言也自此以後志須益堅仁須漸熟儘有向前處矣諸友不須憂我當

賀我也但恨老母在家兩弟俱在窘中不得躬侍菽水之驩有缺人子之職爲大罪爾此外諸事皆不足卹也

古人之學必以立志爲先如諸友之質皆可進道但恐其志不立則如醉漢㝠行東走西倒不知歸宿之地悠悠度日終不能有所成就耳先儒有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曰爲學便當以道爲志爲人便當以聖爲志此如射者之有的目所注者在是心所往者在是苟用力焉無不到也雖不中不遠矣然聖人亦未

易學先儒云當學顔子顔子之不遷怒貳過無伐善施勞與夫非禮之四勿皆可據以為準驗之於身以從事於博文約禮之教則勉勉循循所趨既正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不急近功不安小成日就月將下學上達希賢希聖有所在矣所患者中道而畫爾否則無不至也明道先生曰學者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豈可自小自棄甘為庸人之歸也此志既立便當持敬正心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

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三年間守得牢固自然心正矣志立於彼心正於此然後所讀之書在乎明此理所為之善在乎求此道六藝萬事皆吾為已之學而無益之習非義之務自不肯為矣然欲為此必先開明其心術變化其氣質初學未知所向必仰明師之啓發今日諸友既幸得明師矣但當篤信其言而深思不可自以為是而不肯舍已從人也至於處事則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兩言守之足矣平生蓋於此多得力也朱

子之言曰計利則害義此語尤直截切當當日誦之此外如慎言語節飲食於養德養心所系甚大願諸友於妄語戲言輕諾三者戒之戒之吾於此三者悔吝甚多今方自戒故願與諸友共之下堅苦之工夫去切實之病痛茂本天資淳朴於道為近但當篤信聖賢之言以為必可行不虛說然後勇往力行不顧流俗之非笑則於弘毅二字漸有得矣其進道也奚禦哉彥強之質稍敏但前此不曾學得其中甚空疎然意思儘爽快每日

以義理浸灌其心而講明大學論語小學之說以立其志不患不成立矣尚之雖甚聰穎然局量不弘志識欠高遠今且將放心求之凡事晦黙語言動静不要輕以禮自持然後人慾漸消天理漸明局量可恢廓矣至於立心處事尤當以忠厚為主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當以斯言自勉也昨承三子欲得警戒之言舟中念之卒然及此本以荒踈無似嫌以師道自居下筆屢止然念此去日益相遠恐終無以副賢者

之望借以一得之愚為諸君講明之如有可采取者幸不以人廢言也朱丘沈范許張鈕楊諸子未能一一寫寄然道理不出此矣可互觀而共勉也舟中筆硯不便俟至彼中當取佳紙别寫一通然苟有少補於諸友則買珠還櫝可矣為學立心之始正當務實也惟諸友勉之陸爽朴茂但昏鈍之甚諸友必毋吝誘掖之也苐思敬亦可教唐生不知如何徐丈以下則心太放矣非百倍其功未易收拾也勉之駒騄不肯習上幸戒飭之如

到齋中請二先生痛訓責之為妙朱晟之字定用何者
如𩩲字遠字皆可用也書云視遠惟明又定字亦好横
渠云定然後始有光明易以艮為止止乃光明大學定
而後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更以此意請二先生折
衷之十月十五日舟次臨濠謾書以報明年相見謹當
刮目以待也

强齋集卷三